

<<给我的孩子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给我的孩子们>>

13位ISBN编号：9787538559668

10位ISBN编号：7538559663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作者：丰子恺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给我的孩子们>>

内容概要

《给我的孩子们》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丰子恺的经典散文，所选文章以入选中小学课本的篇目为主，或叙事，或抒情，或释理。

这些散文文笔手法细腻、结构顺当、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流畅优美。

散文中渗透着作者丰富的家庭教育生活、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并附有极具学习价值的背景介绍、点评与赏析，供学生和老师细细品读，吸取文中之内涵。

<<给我的孩子们>>

作者简介

丰子恺（1898 ~ 1975），原名丰润，浙江桐乡石门镇人，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被国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丰子恺的漫画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深受人们的喜爱。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其中优《给我的孩子们》《白鹅》《手指》《竹影》《山中避雨》《渐》《送考》等多篇文章入选中小学课本。

张森生，1932年生，浙江省桐乡乌镇人。从事语文教育46年，曾任小学校长、中学及师范语文教师。曾任桐乡市政协常委兼文化新闻委员会主任、桐乡市文联副主席、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副会长，《桐乡县志》副主编，现任桐乡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丰子恺研究会顾问，著有《梧桐树下的辉煌——桐乡历史人物札记》《说唐诗——山水胜迹》等。

<<给我的孩子们>>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童真童趣

学画回忆

忆儿时

给我的孩子们

儿戏

儿女

王囡囡

送考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作父亲

取名

梦痕

忆弟

伯豪之死

第二章 赞美自然

蝌蚪

杨柳

白鹅

敬礼

阿咪

家

桂林的山

钱江看潮记

春

山中避雨

旧地重游

第三章 人生哲理

手指

爆炒米花

吃瓜子

渐

还我缘缘堂

两个“？”

”

车厢社会

三娘娘

<<给我的孩子们>>

章节摘录

丰子恺潇洒的一生丰一吟（丰子恺女儿）丰子恺1898年（光绪24年）在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出生，父亲叫丰璜，是个秀才，他并不经理祖上开设有百年历史的丰同裕染坊，只是埋头读书，应考举人3年一次，他已经应了3次试，都没有中举。

那时候，他已经有6个女儿，没有儿子，这更使他陷于郁郁不欢。

丰子恺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

3年后，37岁的丰璜再次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居然考中了。

本来，中了举人后，可再到北京会试，但丰璜遭逢母丧，丁忧在家，不得上京，只得设塾授徒。

自己的前途中止了，丰璜便寄希望于儿子。

子恺6岁时，父亲便把他收在座下。

教儿子的“千家诗”每页上端都有一幅木版画，第一幅是大舜耕田图，画着一个人和一只大象，很吸引子恺的兴趣。

他向染坊师傅讨了些颜料，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成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

但颜料涂上去，一直渗透下面好几层。

丰璜发现了这大片大片的颜色，大发脾气，幸亏母亲钟氏赶来，丰子恺才没有挨打，但他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作画。

子恺9岁时，父亲逝世，丰璜始终不知道儿子会把一生贡献给艺术，成为“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艺坛上极有影响的人物。

丰子恺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两个同学在私塾里为了交换他的一张画而相打起来。

塾师搜查丰子恺的抽屉，把他的画谱拿去，丰子恺吓得魂不附体。

谁知次日上学，塾师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问道：“你能看着这样子，画一张放大着色的吗？”

子恺回答：“能。”

回家后，他在大姐的帮助下，用方格子放大的办法，按比例描绘孔子的轮廓，又用颜料上色。

这幅鲜明的孔子像后来挂在私塾的堂前，以后每天上学，学生们都要向孔子像鞠躬，小画家的名声也就在全镇传开了。

他16岁时，参加崇德县小学会考，县督学徐芮荪亲自披阅试卷，爱丰子恺的文才，以女妻之。

1914年丰子恺毕业，成绩为众人之冠。

随后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这里，他受到中国近代文艺先驱者李叔同的艺术熏陶，从此就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1919年他毕业于师范学校，与同学往上海合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该校美术教师。

两年后，子恺向亲友筹借学费，并卖去石门湾下西弄祖宅一栋，赴日本学画。

在日本，他深受日本漫画家竹久梦二和谷虹儿的影响。

归国后，即以漫画抒写古诗意境、儿童生活、社会现实观感，从1924年起陆续发表于报刊，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赞赏。

1922年，丰子恺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

春晖中学以夏丏尊为首，聚集了一群对中国的文艺事业颇有抱负的青年人，其中有朱自清、朱光潜，他们都与丰子恺交往甚密。

朋友们常到丰子恺家中欣赏他的画稿，给予热情的鼓励。

朱自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他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

1925年，《文学周报》恰好要用插图，主编郑振铎向丰子恺索画，并给这些冠以“漫画”的题头。

从此中国始有“漫画”这名称。

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

漫画是一时兴到之笔，其妙正在随意挥洒。

朱自清是丰子恺漫画的发掘者、评论者，也曾为丰子恺的第一本画册《子恺漫画》作序，为第二本画册《子恺画集》作跋。

<<给我的孩子们>>

他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

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早在子恺读师范学校时，李叔同在走遍了艺术的各国领域之后，渐渐产生了脱离尘俗的念头。

他出家时，还不到40岁。

他取法名演音，号弘一。

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50岁生日，在上海与法师合作《护生画集》第一集，共50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

后来，在1939年弘一法师60岁时，他完成《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

这时弘一法师要求丰子恺在他70岁时作《护生画集》第三集，80岁时作第四集……直至100岁作第六集。

“缘缘堂”是丰子恺亲自绘图设计的一所中国式建筑，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朴素深沉之美。

在这里，丰氏全家度过了5个寒暑。

对丰子恺来说，无论在生活上或创作上，这都可说是黄金时代。

大部分时间用于作画或写文章，晚上照例饮酒吟诗。

儿童的心态、生活，常是丰子恺漫画的题材，这些画的模特儿大多是他的子女。

他疼爱孩子，羡慕他们天真无邪。

他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才是真正的“人”。

从儿童的生活中观察到可爱的意境，他便取作画材。

孩子搬凳子“办小人家”，或者脱下自己的小鞋连同妹妹的新鞋穿在凳子的四只脚上，或者扮作新郎新娘，或者拿着两把蒲扇凑在胯下当自行车骑，这些对丰子恺来说都是极好的画材。

丰子恺越是热爱儿童的天真无邪，就越是痛感人间的不平等和穷孩子的不幸。

因此，他所画的儿童相实际上也包括了社会相。

他说：“在这社会里，穷的大人苦了，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设法免除其苦。

穷的小孩苦了，自己还不知道，一味茫然地追求生的欢喜，这才是天下之至惨！”

”他描写社会的画，题材是多种多样的。

有以周围环境中的人物为模特儿的，而大部分却是以民间生活、都市生活中的见闻、感想为题材的。

从1925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丰子恺结集出版的画集、随笔、艺术理论和翻译作品，为数甚多，而且拥有广大的读者。

他翻译许多介绍西洋音乐的书，这一启蒙工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无论是他的音乐著作或美术著作，在当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明目张胆侵略中国。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宣布成立，并发表宣言参加的人有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等110人。

10月，作家巴金、林语堂、鲁迅、丰子恺等共21人，又发表了“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宣言”指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接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

面对暴寇的侵略行径，丰子恺满腔愤懑，决定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抗日。

他准备把日本侵华的无数事件用笔画出，编成一册，以最廉的售价广销各地，使略识文字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

不久，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金山卫登陆后，到处狂轰滥炸。

11月6日，两架日机飞到石门湾上空，投下了12枚炸弹。

其中一枚落在缘缘堂门口五六丈处。

当天傍晚，石门湾逃避一空。

丰子恺的妹夫立即从南沈滨摇一只船出来，邀丰子恺一家老幼10人下乡暂避一时。

从此，他开始了8年动乱的逃难生活。

<<给我的孩子们>>

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

”有一天，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见田野中有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

这时正值春天，那主干上怒抽枝条，竟也长得枝叶茂盛。

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

他后来提笔把这情景画出来，象征中华民族，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

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1938年春，丰子恺在汉口得到缘缘堂被毁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这时候，恰好桂林师范的校长唐现之来信聘请丰子恺去该校任教。

丰子恺于是带着全家迁往桂林。

后来，他又转往广西宜山江大学任教，并随校迁到贵州遵义。

1942年，他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沙坪小屋建成后，丰子恺便辞去教职，从此专以卖画写作为生。

抗战胜利次年，丰子恺搭轮船由长江而下，到南京改搭火车。

丰子恺踏上阔别十年的上海时，说：“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着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他去故乡石门湾凭吊。

这个船舶麇集、商贾辐辏的热闹城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

胜利还乡的满怀喜悦心情终于渐渐地消失殆尽，他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深恶痛绝。

他引用古人“恶岁诗人无好语”的话，声称自己“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又觉得这种触目惊心的画不宜多画，希望自己的笔“从人生转向自然”。

1949年大陆解放，丰子恺52岁了。

此后他专事著译。

他在68岁时，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

6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他住在上海，大字报，逼供信，抄家，关“牛棚”，紧缩住房，下乡劳动，写不尽的检讨交代，批斗，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丰子恺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

但他横下一条心，把坐“牛棚”看做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

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与画师们谈笑风生，或偷偷地做诗填词。

到上海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滨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回到家里，不管白天发生过天大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遍，有时甚至避而不谈，只要一斤黄酒入肚，仍是吟诗诵词，谈笑自若。

然而，热爱这位老画家的作品的人，却时刻惴惴不安地关心着他的行踪、境况。

当老画家奉命爬上竹梯去贴批判自己的“大批判专栏”时，围观的路人中有不少人暗自替这位老人担心。

丰子恺虽然被批成“反革命黑画家”，实际上群众心底里对他更加增添了仰慕之情。

1974年“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炮制所谓“黑画展”，丰子恺自然也不能幸免。

《满山红叶女郎樵》这幅画原是画中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的诗句，但画中有三片红叶落下，这不成了影射三面红旗落地吗？

做子女的为了关心父亲的安全，一次次地劝他以后留意些。

丰子恺却还是我行我素。

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写道：“……我的画都是毒草……然而世间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世袭珍藏。

对此种人，我还是乐意画给他们珍藏。

<<给我的孩子们>>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画亦如此。

1974年夏天，丰子恺右手手指开始麻木，次年8月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这对辛勤笔耕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丰子恺来说，简直是极大的灾难。

9月15日，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安详地阖上双眼，享年77岁。

他没见到“四人帮”垮台，就在噩梦中与世长辞了。

不，他没有在梦中逝去。

他醒了！

1976年10月的鞭炮声把他唤醒了！

这位艺术家一生的辛勤播种重新受到滋润和灌溉，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发芽开花。

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切！

他与读者同在。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正如他的老友叶圣陶在悼诗中所说：“潇洒风神永忆渠！”

学画回忆阅读指导1934年2月作。

丰子恺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堂中度过，后来他写了很多文章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这篇文章就回忆了自己年少时学画的经历，全文语言幽默风趣，文笔轻松通俗但又耐人寻味，其中还有一些相关风俗的描写，这在丰子恺的散文中也是经常能看到的。

我七八岁时入私塾，先读《三字经》，后来又读《千家诗》。

《千家诗》每页上端有一幅木板画，记得第一幅画的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那里耕田，后来我知道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

但当时并不知道画的是什么意思，只觉得看上端的画，比读下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

我家开着染坊店，我向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自以为得意。

但那书的纸不是道林纸，而是很薄的中国纸，颜色涂在上面的纸上，渗透了下面好几层。

我的颜料笔又吸得饱，透得更深。

等得着好色，翻开书来一看，下面七八页上，都有一只红象、一个蓝人和一片紫地，好像用三色版套印的。

第二天上书的时候，父亲——就是我的先生——就骂，几乎要打手心；被母亲和大姐劝住了，终于没有打。

我抽抽咽咽哭了一顿，把颜料盅子藏在扶梯底下了。

晚上，等到先生——就是我的父亲上鸦片馆去了，我再向扶梯底下取出颜料盅子，叫红英——管我的女仆——到店堂里去偷几张煤头纸来，就在扶梯底下的半桌上的洋油灯底下描色彩画。

画一个红人，一只蓝狗，一间紫房子……这些画的最初的鉴赏者，便是红英。

后来母亲和诸姐也看到了，她们都说“好”；可是我没有给父亲看，防恐挨骂。

后来，我在父亲晒书的时候，看到了一部人物画谱，里面花样很多，便偷偷地取出了，藏在自己的抽斗里。

晚上，又偷偷地拿到扶梯底下的半桌上去给红英看。

这回不想再在书上着色；却想照样描几幅看，但是一幅也描不像。

亏得红英想了办法，教我向习字簿上撕下一张纸来，印着了描。

记得最初印着描的是人物谱上的柳柳州像。

当时第一次印描没有经验，笔上墨水吸得太饱，习字簿上的纸又太薄，结果描是描成了，但原本上渗透了墨水，弄得很龌龊，曾经受大姐的责骂。

这本书至今还存在，最近我晒旧书的时候还翻出这个弄龌龊了的柳柳州像来看：穿着很长的袍子，两臂高高地向左右伸起，仰起头作大笑状。

但周身都是斑斓的墨点，便是我当日印上去的。

回思我当日最初就想印这幅画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高举两臂作大笑状，好像父亲打呵欠的模样，所

<<给我的孩子们>>

以特别有兴味吧。

后来，我“印画”的技术渐渐进步。

大约十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我在另一私塾读书了），我已把这本人物谱统统印全。

所用的纸是雪白的连史纸，而且所印的画都着色。

着色所用的颜料仍旧是染坊里的，但不复用原色。

我自己会配出各种间色来，在画上施以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塾的学生看了都很欢喜，大家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

而且大家问我讨画，拿去贴在灶间里，当作灶君菩萨；或者贴在床前，当作新年里买的“花纸儿”。

那时候我们在私塾中弄画，同在现在社会里抽鸦片一样，是不敢公开的。

我好像是一个土贩或私售灯吸的，同学们好像是上了瘾的鸦片鬼，大家在暗头里作勾当。

先生坐在案桌上的时候，我们的画具和画都藏好，大家一摇一摆地读“幼学”书。

等到下午，照例一个大块头来拖先生出去吃茶了，我们便拿出来弄画。

我先一幅幅地印出来，然后一幅幅地涂颜料。

同学们便像看病时向医生挂号一样，依次认定自己所欲得的画。

得画的人对我有一种报酬，但不是稿费或润笔，而是种种玩意儿：金铃子一对连纸匣；挖空老菱壳一只，可以加上绳子去当作陀螺抽的；“云”字顺治铜钱一枚（有的顺治铜钱，后面有一个字，字共二十种）。

我们儿时听大人说，积得了一套，用绳编成宝剑形状，挂在床上，夜间一切鬼都不敢来。

但其中，好像是“云”字，最不易得；往往为缺少此一字而编不成宝剑。

故这种铜钱在当时的我们之间是一种贵重的赠品），或者铜管子（就是当时炮船上用的后膛枪子弹的壳）一个。

有一次，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张画，意见冲突，相打起来，被先生知道了。

先生审问之下，知道相打的原因是为画，追究画的来源，知道是我所作，便厉声喊我走过去。

我料想是吃戒尺了，低着头不睬，但觉得手心里火热了。

终于先生走过来了。

我已吓得魂不附体。

但他走到我的座位旁边，并不拉我的手，却问我“这画是不是你画的？”

我回答一个“是”字，预备吃戒尺了。

他把我的身体拉开，抽开我的抽斗，搜查起来。

我的画谱、颜料，以及印好而未着色的画，就都被他搜出。

我以为这些东西全被没收了：结果不然，他但把画谱拿了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一张一张地观赏起来。

过了好一会，先生旋转头来叱一声“读！”

大家朗朗地读“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这件案子便停顿了。

我偷眼看先生，见他把画谱一张一张地翻下去，一直翻到底。

放假的时候我挟了书包走到他面前去作一个揖，他换了一种与前不同的语气对我说：“这书明天给你”。

“明天早上我到塾，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对我说：“你能照这样子画一个大的吗？”

我没有防到先生也会要我画起画来，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支吾地回答说“能”。

其实我向来只是“印”，不能“放大”。

这个“能”字是被先生的威严吓出来的。

说出之后心头发一阵闷，好像一块大石头吞在肚里了。

先生继续说：“我去买张纸来，你给我放大了画一张，也要着色彩的。”

我只得说“好”。

同学们看见先生要我画画了，大家装出惊奇和羡慕的脸色，对着我看。

我却带着一肚皮心事，直到放假。

<<给我的孩子们>>

放假时我挟了书包和先生交给我的一张纸回家，便去向大姐商量。

大姐教我，用一张画方格子的纸，套在画谱的书页中间。

画谱纸很薄，孔子像就有经纬格子范围着了。

大姐又拿缝纫用的尺和粉线袋给我在先生交给我大纸上弹了大方格子，然后向镜箱中取出她画眉毛用的柳条枝来，烧一烧焦，教我依方格子放大的画法。

那时候我们家里还没有铅笔和三角板、米突尺，我现在回想大姐所教我的画法，其聪明实在值得佩服。

我依照她的指导，竟用柳条枝把一个孔子像的底稿描成了。

同画谱上的完全一样，不过大得多，同我自己的身体差不多大。

我伴着了热烈的兴味，用毛笔钩出线条，又用大盆子调了多量的颜料，着上色彩，一个鲜明华丽而伟大的孔子像就出现在纸上。

店里的伙计，作坊里的司务，看见了这幅孔子像，大家说：“出色！”

“还有几个老妈子，尤加热烈地称赞我的“聪明”和画的“齐整”，并且说：“将来哥儿给我画个容像，死了挂在灵前，也沾些风光。”

“我在许多伙计、司务和老妈子的盛称声中，俨然成了一个小画家。

但听到老妈子要托我画容像，心中却有些儿着慌。

我原来只会“依样画葫芦”的。

全靠那格子放大的枪花，把书上的小画改成为我的“大作”；又全靠那颜色的文饰，使书上的线描一变而为我的“丹青”。

格子放大是大姐教我的，颜料是染匠司务给我的，归到我自己名下的工作，仍旧只有“依样画葫芦”。

如今老妈子要我画容像，说“不会画”有伤体面；说“会画”将来如何兑现？

且置之不答，先把画缴给先生去。

先生看了点头。

次日画就粘贴在堂名匾下的板壁上。

学生们每天早上到塾，两手捧着书包向它拜一下；晚上放学，再向它拜一下。

我也如此。

自从我的“大作”在塾中的堂前发表以后，同学们就给我一个绰号“画家”。

每天来访先生的那个大块头看了画，点点头对先生说：“可以。”

“这时候学校初兴，先生忽然要把我们的私塾大加改良了。

他买一架风琴来，自己先练习几天，然后教我们唱“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的歌。

又请一个朋友来教我们学体操。

我们都很高兴。

有一天，先生呼我走过去，拿出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来，和蔼地对我说：“你给我在黄布上画一条龙；”又翻开书来，继续说：“照这条龙一样。”

“原来这是体操时用的国旗。

我接受了这命令，只得又去向大姐商量，再用老法子把龙放大，然后描线，涂色。

但这回的颜料不是从染坊店里拿来，是由先生买来的铅粉、牛皮胶和红、黄、蓝各种颜色。

我把牛皮胶煮溶了，加入铅粉，调制各种不透明的颜料，涂到黄布上，同西洋中世纪的fresco〔壁画〕画法相似。

龙旗画成了，就被高高地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通过市镇，到野外去体操。

我的“画家”绰号自此更盛行；而老妈子的画像也催促得更紧了。

我再向大姐商量。

她说二姐丈会画肖像，叫我到他家去“偷关子”。

我到二姐丈家，果然看见他们有种种特别的画具：玻璃九宫格、擦笔、Contê、米突尺、三角板。

我向二姐丈请教了些笔法，借了些画具，又借了一包照片来，作为练习的范本。

因为那时我们家乡地方没有照相馆，我家里没有可用玻璃格子放大的四寸半身照片。

<<给我的孩子们>>

回家以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埋头在擦笔照相画中。

这是为了老妈子的要求而“抱佛脚”的，可是她没有照相，只有一个人。

我的玻璃格子不能罩到她的脸上去，没有办法给她画像。

天下事都会巧妙地解决的。

大姐在我借来的一包样本中选出某老妇人的一张照片来，说：“把这个人的下巴改尖些，就活像我们的老妈子了。

”我依计而行，果然画了一幅八九分像的肖像画，外加在擦笔上面涂以漂亮的淡彩：粉红色的肌肉，翠蓝色的上衣，花带镶边，耳朵上外加挂上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

老妈子看见珠耳环，心花盛开，即使完全不像，也说“像”了。

自此以后，亲戚家死了人我就有差使——画容像。

活着的亲戚也拿一张小照来叫我放大，挂在厢房里，预备将来可现成地移挂在灵前。

我十七岁出外求学，年假、暑假回家时还常常接受这种义务生意。

直到我十九岁时，从先生学了木炭写生画，读了美术的论著，方才把此业抛弃。

到现在，在故乡的几位老伯伯和老太太之间，我的擦笔肖像画家的名誉依旧健在。

不过他们大都以为我近来“不肯”画了，不再来请教我。

前年还有一位老太太把她的新死了的丈夫的四寸照片寄到我上海的寓所来，哀求地托我写照。

此道我久已生疏，早已没有画具，况且又没有时间和兴味。

但无法对她说明，就把照片送到照相馆里，托他们放大为二十四寸的，寄了去。

后遂无问津者。

假如我早得学木炭写生画，早得受美术论著的指导，我的学画不会走这条崎岖的小径。

唉，可笑的回忆，可耻的回忆，写在这里，给世间学画的人作借镜吧。

美文解读本文自然地回忆了作者少年时的“学画”经历。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依样画葫芦”地描画人物，是不容易的，所以作者于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有些洋洋自得的心情。

作者在文章结尾把自己少年时的学画经历，认为是“可笑的”、“可耻的”，既是自谦，也是因为作者成年后进入师范学校接受李叔同先生正规的西洋画（如木炭写生）和美术理论教育以后，发现少年时走的不是学画的正路。

他感悟到学画要从“写生”开始，以此为当今学画的人提供借鉴。

文章回忆学画经历的文字，写得天真、单纯、富有艺术魅力。

忆儿时阅读指导刊于1927年6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6号）。

丰子恺先生在本文中追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分别描写了祖母养蚕、父亲吃蟹及和幼时玩伴一起钓鱼的三件趣事。

全文以叙事、抒情为主，所叙之事均为丰先生亲身经历，所发感想自然也是由内而发。

文章简洁灵动，意境幽美。

结尾处，作者稍发议论，将原本很普通的三件小事提炼出不一样的味道，童年的幸福与美好跃然纸上。

。

<<给我的孩子们>>

编辑推荐

《中学生读名家:给我的孩子们》编辑推荐：丰子恺先生能文能画，精书法，通音乐，会翻译，不仅是造诣深厚的艺术大师，也是成就卓越的艺术教育家。

在其散文随笔中，丰子恺先生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将深刻的艺术理论、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的理解及感悟娓娓道来，精辟、透彻，易于读者理解、接受。

其深厚的艺术修养、趣味渗透到随意、平和、亲切的文字中，阅读起来是一种特别的艺术享受，这使丰子恺先生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和崇拜者。

<<给我的孩子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